

从布衣小民到决定天下走势的庙堂重臣

锦衣夜行

3
夺鼎记

月关
作品

一个小人物铸就大明永乐盛世的热血传奇

{ 靖难削藩 迁都修典 征蒙古 下西洋
夺嫡争位 辅国平乱 驱虎狼 扬国威 }

历史权谋小说大神月关扛鼎之作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月关
作品

锦衣夜行

3
夺鼎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锦衣夜行 . 3 / 月关著 .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 , 2016.11

ISBN 978-7-5057-3874-4

I . ①锦… II . ①月…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4045 号

书名	锦衣夜行 . 3
作者	月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规格	700 × 980 毫米 16 开 25.75 印张 516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874-4
定价	39.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001	靖海八略	001
002	秘密约定	007
003	再临双屿岛	014
004	背信弃义	027
005	生死相依	050
006	洪武驾崩	060
007	暗流涌动	067
008	欲加之罪	088
009	双面间谍	104
010	赴北平	122
011	建文元年	150
012	燕王哭陵	166
013	批斥天子	183
014	刺杀燕王	196
015	燕王三子	212
016	逼死湘王	223
017	生地当归	245
018	兄弟情义	256
019	你错了	264
020	起兵靖难	269
021	力劝二将	283

022	连环计	297
023	阵前换帅	313
024	宁王的绿帽子	328
025	六耳不同谋	340
026	两封信	357
027	诈取刘家口	369
028	二王相会	386
029	会州立军	400



靖海八略

曹国公、浙闽两广剿匪总巡抚李景隆赶到了杭州，他们来得还不算太晚，比夏浔预估的时间提前了三天。

曹国公到了杭州，杭州府的军政各界要员自然要来拜访，乱哄哄地闹了三天这才消停。李景隆这几天不想见的人都见到了，唯一想见的人却始终没有出现，他未免疑神疑鬼起来。

“鼎石啊，这虎跑泉沏的茶，咱喝过了；灵隐寺里烧的香，咱也供过了；西湖里边的船，咱也划过了，但是杨旭他人呢？会不会什么消息也没查到，担心受到本国公的训责，干脆跑掉了？”

铁铉哪知他二人另有恩怨，闻言不禁失笑：“国公过虑了，杨旭孤身一人赶赴杭州府，就算没有查到什么消息，也属寻常事，就算受到国公训责，又何至于一走了之？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能跑到哪儿去？”

李景隆心道：“奶奶的，我正希望跑了这个和尚，老子去做庙里的住持，你哪里知道其中曲折。”

铁铉又安慰道：“国公不要着急，国公此来杭州，民间都传开了，如果杨旭一无所获，该早来向国公请罪才是。现在他人不见踪影，说不定是查到了什么消息，正在紧要关头，国公再等些时日也无妨。何况剿匪大计，也不能全然依靠杨总旗探来的消息，

沿海各府道都在等着国公拿出剿匪方略来，国公该早做准备才是。”

铁铉这一说，李景隆才想起此番到杭州来清剿海盗、缉拿朝廷钦犯，他才是主事人，那杨旭只是一只小虾米而已。他能不能查到什么消息，只是对自己能否交差而已，这剿匪若徒劳无功，自己对皇帝可就无法交差了，不觉慎重了起来，连忙问道：“是了，这两日杭州府军政官员往来频繁，本国公一直脱不开身，之后得下下功夫了。这两天我却没见你陪同，你在忙些什么？”

铁铉欣然笑道：“禀国公，国公这两日忙于应付杭州府军政官员，卑职则微服私访，在民间走动了走动，掌握了一些情况，有所针对地写下了一些方略，以供国公参考。”

李景隆大喜：“鼎石真是才能俱佳、勇于任事，快快取来我看！”

铁铉道：“卑职在一些细节上还欠周详，本想推敲之后再请国公过目。”

李景隆道：“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马上取来我看。”

铁铉只好返回自己的公事房去取那半成品的剿匪方略。

铁铉这几天真没闲着，他是个干实事的人，虽然他的主要职责是缉查卫所官兵中有人私通海匪的事情，但是整个剿匪大局，他也一直在考虑。

到了杭州之后，李景隆忙于应酬，铁铉则换上常服，走入民间，进行了一番探访。他发现沿海最大的几股海盗武装，绝大多数都是闽浙沿海靠海外贸易求生的中国人，因此闽浙沿海几乎家家户户都涉足走私贸易，再会合些江湖亡命之徒、游兵散勇，所以渐渐成了气候。

他们屡禁不止，正是因为有沿海居民的暗中支持和掩护，所以铁铉经过几天的充分考虑，从海船的数量、规模的控制到保甲制度的完善以及大小港口的管理等方面提了些建议，目前还在完善当中。

其实明朝初期海患比起后期来并不算多么严重，这主要得益于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朱元璋禁海，一方面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大量招纳原张士诚、方国珍部下的军士及濒海的船户、岛人、渔民、壮丁等入伍为兵；另一方面沿海筑城，设置卫所，建造多橹快船，加强海防力量以打击海盗。

自淮浙至闽广一带，朱元璋共计征兵十多万人，大量渔民、壮丁被征入伍，地方上就少了强有力的阻挠，海禁政策的推行就比较顺利，大量海防设施的建立，也对海盗产生了比较大的震慑力。

但是海盗、倭寇日益猖獗，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同样起因于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海盗一直就有，从古到今，从未断绝，但是闹得如此声势浩大是因为海禁。朱元璋禁海的最初原因是当年争霸中原时的失败者——方国珍、张士诚之流的许多部属出海为盗，同时也是受限于他那种“小农思维”。

一方面，朱元璋觉得大明足以自给自足，根本不需要与他国互通有无；另一方面，

他又想利用经济手段，迫使需要同中国贸易的四方蛮夷臣服于中国，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所以自建国起，明朝建立的就是朝贡贸易制度，你要称臣纳贡，我才允许你交易，而且交易的时间、地点、数量、品种，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一来，客观上就严重影响了沿海百姓的经济利益。

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尤其是唐朝的朝贡贸易制度失败以后，改为自由贸易，此后宋朝、元朝也是延续这一政策，因此五六百年下来，海上贸易已成为东南沿海居民最重要的求生之路。现在人口增长，闽浙沿海的人口压力十分大，对于通商更是关乎生计的根本需求，海禁就等于绝了他们的生路，这就埋下了一个大大的隐患。

李景隆倒也不像传说中那般绣花枕头，练兵方面他还是很拿手的。铁铉取来他的剿匪策略之后，李景隆大喜，受之启发，他又补充了几条整顿队伍、加强军纪、严肃海防、实战演练的内容，一共凑了八条，当成自己的靖海八略，叫铁铉拿回去再加整理，准备在沿海轰轰烈烈地推行。

又是一天午后，李景隆行辕。

李景隆躺在藤萝架下的逍遥椅上，两个秀气伶俐的小姑娘蹲在旁边攥着双小粉拳轻轻给他捶着大腿。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李景隆很无聊地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很无聊地问道：“抱琴哪，你说为什么游人把杭州当成汴州呢？”

一个小姑娘眨眨眼道：“回国公爷，大概是……大概是因为汴州的夏天和杭州一样热吧。”

李景隆嘿嘿笑了起来，赤着的大脚丫子往小姑娘的怀里蹭了蹭，赞道：“有道理，太有道理了！本国公想来，也是这个道理，哈哈……”

抱琴姑娘掩了掩松江布的袍襟，遮住那含苞欲放的胸脯，脸蛋儿晕红起来，只是甜甜地笑。

这时，一个侍卫急急地走了进来，老远站定，抱拳躬身道：“国公爷，有人求见。”

李景隆懒洋洋地道：“说我睡了，不见。”

那侍卫迟疑道：“他说……他叫杨旭，是奉国公的差遣，先行赴杭州公干的，说小人只要报上名姓，国公一定会见。小人已验过他的腰牌，确是锦衣卫中人。”

“杨旭？”

李景隆精神大振，噌的一下坐了起来：“嘿！他终于来了，这小子没跑啊，快快快，叫他进来！”

李景隆趿上高齿木屐，穿着一袭道袍，摇摇摆摆跟活神仙似的就进了会客厅。

夏浔匆匆走进会客厅，一见李景隆，立即抱拳见礼：“卑职锦衣卫总旗杨旭，见过曹国公。”

“咦，你怎么这副打扮？”

李景隆装腔作势的本准备给他一个下马威，忽见他穿一身半新不旧的短褐，头戴一顶竹笠，脚下一双千层底的白帮黑面的布鞋，肩膀上还搭着个褡裢，活脱脱一个小商贩的模样，忍不住有些发笑。

夏浔看看自己的打扮，笑道：“国公，不是您吩咐卑职微服私访，赴杭州查探朝廷钦犯凌破天的下落和东海群盗的情况吗？卑职这身打扮，也是为了查案方便。”

夏浔这一说，李景隆忽又想起自己的目的，忙把笑脸一收，虎起一张脸来，沉声道：“杨旭，本国公命你先来杭州仔细查探，你这些天都到哪儿去了？本国公已经到了杭州，却迟迟不见你的踪影。我要你查访的情报，可有了着落？”

夏浔道：“国公，卑职得了您的命令，一刻不敢停留，立即赶赴海宁，在距海盗最近的沿海寻找有关的线索。卑职多方打探、深入虎穴、巧妙周旋、舍生忘死——”

“行了行了，”李景隆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本国公要你查访的事情，可有了眉目？”

夏浔笑道：“国公的交代，卑职现在已经掌握了大半信息。”

“哦？”

李景隆惊奇不已，实不相信他两眼一抹黑，真能这么快就探到确切消息，他赶紧问道：“那钦犯凌破天，可已有了下落？”

夏浔道：“是，此人被画影图形通缉天下，以致无处藏身，被迫出海。出海之后，他先投靠了楚米帮的夫妻大盗，后又经由这对大盗结识了南洋第一大盗陈祖义并被陈祖义引为心腹，此刻在陈祖义处充当军师。”

“南洋大盗陈祖义？！”

李景隆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显然他是听过这人名号的。李景隆喃喃地道：“陈祖义纵横南洋，许多南洋小国都向他称臣纳贡，实力十分强大，皇上曾悬赏五十万贯取他首级，也奈何不得他，想要对付此人，那可难了。”

夏浔趁机道：“卑职还探得一个消息，或许对国公剿匪有所助益。”

李景隆双眼一亮，急忙问道：“快讲，什么消息？”

夏浔道：“海上有个双屿岛，那里盘踞着一伙海盗，盗首叫许浒。据卑职探知，此人还算是盗亦有道，平素只是承接中外货物，走私贩运，并不烧杀掠夺，为害乡里。

“凌破天投靠陈祖义之后，哄骗他有真命天子相，劝他做皇帝，陈祖义便野心膨胀起来。第一步就是要统一海域，楚米帮的那对夫妻大盗已经投靠了他，前些天曾依着他的授意招降许浒，被许浒拒绝了，双方为此还大打出手，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李景隆追问道：“如何利用？招安这群海盗，以盗制盗吗？”

夏浔摇了摇头，说道：“东海的海盗不止这一股，朝廷总不能一一招安吧？再者说，卑职还探得消息，这些化外之民在海岛上散漫惯了，是不大愿意上岸接受王命教化的，不过他们也不喜欢在官府眼皮子底下偷偷摸摸，与其他海盗打打杀杀。如果朝廷能开恩特许他们自由贸易，我想他们一定会愿意协助朝廷打击陈祖义等海盗的，毕竟其中多股海盗是迫不得已，如果能安心做生意、闷声发大财，他们也不至于干这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勾当。”

李景隆听了脸色突然一沉，斥道：“胡说八道！禁民间自由贸易，这是皇上钦命的国策，谁敢更改？！”

夏浔劝道：“国公位高权重，素受皇上信赖，如果国公把沿海实情呈报给皇上，说不定皇上会改变主意。此举若能推行，则无异于釜底抽薪，东海群盗必将散去大半，沿海百姓俱受国公恩惠呀！”

李景隆连连摇头，说道：“愚蠢之见，本国公剿匪，还要借助海匪之力，向他们妥协，传扬出去岂不惹人笑话？再说，我大明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需要外夷货物互通有无，我大明天朝上国，诸蛮夷之国唯有肯臣服于我朝，称臣纳贡方允贸易，这是因其臣服而惠其利，懂吗？”

“正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允许民间自由通商？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把我大明立国之本都推翻了吗？！为了区区蝇头小利，将我大明上国与诸蛮夷置于平等地位，真是荒唐！我对皇上说这样的话，皇上不摘了我的脑袋当球踢才怪，以后莫对我说这些混账话！”

夏浔暗暗叹了口气，无奈地问道：“那国公打算怎么办？”

李景隆紧握双拳，双目正视前方，做大义凛然状：“坚壁清野，整顿海防，寻敌决战，捣其巢穴！”

夏浔无语。

李景隆扭头瞟了夏浔一眼，心道：“这小子也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真的打探到消息了，说不得，暂且放他一马，以后再找机会。”便道，“你去见见铁铉，他正忙着保甲事宜，看看有什么能做的，你去帮帮他好了，剿匪大计，自有本国公做主。”

夏浔无奈，只得拱手道：“是，卑职遵命，不过卑职还在打探一些有助于国公剿匪的消息，不能在行辕住下，稍后还得离开……”

“那么……”

夏浔抢着又道：“为了避免向卑职提供消息的人对卑职产生怀疑，卑职现在的住处不宜公开，一俟有了消息，卑职会随时来禀报国公的。”

李景隆既想把他留在身边，随时找机会陷害他，又想得到他收集的情报，立一份

大大的功劳，心中挣扎片刻，最终还是立功的心思占了上风，说道：“好吧，一俟有了消息，马上呈报于我，待本国公率大军出海寻敌决战的时候，你必须回来。”

夏浔应了声是，转身去找铁铉。

铁铉正埋头公案，整理李景隆署名的“靖海八略”，一见杨旭出现，也很欣喜。夏浔把他对李景隆透露的情报又对铁铉说了一遍，铁铉的反应与李景隆完全一致，招安则可，让朝廷向海盗妥协，放弃海禁万万不可。或许只有那些生活在沿海地带的人，才知道海洋贸易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大部分明朝人坚持的都是铁铉这一观点：大明无所不有，完全不需要与蛮夷小国互通有无，肯和他们做生意，那是给他们面子，是一种赏赐，他们得毕恭毕敬地向大明称臣才行。

随即，铁铉便拿出他已基本整理成形的靖海八略给夏浔看，夏浔看了那些方略，心情更加沉重。方略上详细规定了民船的载重量、长度、宽度、吃水深度，所有超限船只包括所有民间双桅以上大船全部酌情给付官银，予以收缴。此外还有保甲法、连坐法的详细规定等。以此手段，的确可以大见成效，但是这样做对沿海百姓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

夏浔沉重地道：“铁大人，这个法子予以实施，剿匪很有可能大见成效，可是这种拉网式的打击方式，能够坚持多久呢？对沿海百姓真的有益吗？有些海盗，仅仅是走私贩货而已，这样做，很可能逼得他们铤而走险，加入那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盗伙，沿海百姓靠海以为生计，如此一来，生活也必定窘困啊。”

铁铉性格刚正，疾恶如仇，他认准了的道理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在他眼中，凡是违背朝廷法度的行为都是作奸犯科，必须加以治理。既然朝廷明令禁止沿海百姓走私贩货，就必须彻底禁绝，而这项政策是否合理，执行之后会不会断了百姓的生计，则根本不在其考虑之内。

一听夏浔这么说，铁铉和气的笑容顿时消失了，神情严肃地道：“杨总旗，你这种想法很危险，你食朝廷俸禄，不为君分忧，怎么反而替那些为非作歹的海盗说起话来了？依铁某看来，违法就是违法，你有一千一万个理由，触犯了国法，也该受到惩处。你看，我这里还有一张榜文，限期自首。如果过期不至，必予严剿。铁某以为，对这些海盗，要以剿灭为主，安抚为辅，必须把他们打疼了、打怕了，他们才不敢违背国法，继续出海为盗。”

这位铁大人官职虽不及李景隆高，但是正气凛然，说出话来不容置疑，夏浔满肚子话，同样辩解不得。铁铉的看法，来源于他的理念、他的认识，这些心里面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是夏浔摆摆道理、讲讲事实就能改变的。他再多说几句，没准儿大公无私的铁大人就能跑去告诉李景隆，怀疑他被海盗收买，加紧对他的看管。

夏浔心情沉重起来。



秘密约定

夏浔被铁铉义正词严地教训了一顿，怏怏地告辞出来，走出了李景隆的行辕。

走街串巷，夏浔异常小心地观察了许久，确定无人跟踪后，这才拐入一条小巷，向他真正要去的所在地赶去。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夏浔的住处就在这条深巷里边，阳春三月，正是杏花怒放时节，漫步小巷，落英缤纷。

街边开着一家茶馆，一棵花树下，几个人正有滋有味地喝着大碗茶，有熟客，也有生人，谁管呢，茶尽各自散去，哪问来自东西。

夏浔走来，看见茶摊上一个三旬上下的汉子，长得精瘦精瘦的，有马扎不坐，却蹲在那儿，正喝着茶与人聊天，便客气地打声招呼：“萧大哥。”

这人是夏浔的房东，名叫萧缜，夏浔在这小巷里租住了他家的一间小房子，所以彼此算是认识了。

萧缜抬头看见是他，忙也笑着招呼：“哦，夏老弟回来了啊，生意做得怎么样？”

夏浔笑笑：“还成，萧大哥忙着，兄弟先回屋里歇歇。”

“好好好。”萧缜含笑点头，一俟夏浔进了对面一间小屋，立即压低了嗓音，神秘地道，“哎，这人是个外地来的商人，你们见过他娘子没有？哎呀呀，那个韵味，

那个韵致，啧啧啧……”

对面小屋只有一个小小的灶间，往后就是卧室了，一进卧室，苏颖急急放下帘子，向夏浔问道：“怎么样了？那个什么曹国公，可肯答应我们的条件？”

到了这里，苏颖只好脱去海盗装，换了一身寻常妇人的装束，头上还绾了个似模似样的堕马髻，本来英气俊俏的脸蛋儿平添几分妩媚。

她穿着淡蓝色的对襟比甲，月华白的衣裙，因为不太适应岸上的闷热，也是在海上海上随性惯了，比甲解开了两颗蝴蝶扣，两团小麦色的丰挺饱满硬生生地挤出一道深邃迷人的乳沟。夏浔微一垂眼，跃上眼帘的正好是两团颤巍巍的所在。

苏颖察觉到了他的视线，脸上微微漾起一抹红晕，急忙扣紧蝴蝶扣。在海上时，她就是在那些海盗大男人面前几近于赤身裸体也坦然自若，丝毫不觉得羞涩，可是现在换了个环境，穿上了这正式的妇人家的衣裳，便不知不觉恢复了女儿家的情态。

夏浔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说道：“我试探了一下，恐怕很难说服他。我还打听到，曹国公正在拟定一个靖海八略，这个方略一旦实施，想要永远靖清海盗是办不到的，可是眼下，恐怕东海群盗不分善恶良莠，个个遭殃。”

苏颖一听，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冷冷地道：“这么说，你只是胡吹大气，咱们的买卖，根本做不成了？”

夏浔摇摇头道：“李景隆没有那个时间从容布置，他也不是肯踏踏实实静下心来，穷数年之功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何况，明知他走的是一条于国无益、于民有害的死路，我怎么会跟着他走下去？你让我想想，总会有办法的。”

苏颖丰腴的腰肢一折，隔着炕桌气鼓鼓地往那儿一坐，夏浔蹙着眉头在炕沿儿上坐下来，轻轻抚着上唇，认真思索起来……

李景隆和铁铉炮制出来的这份靖海八略，夏浔并不赞同。李景隆此番靖海如果无所作为那倒罢了，如果让他成功了，只能把温和派的海盗也逼向对立面，因为事情的根本在于朱元璋错误的海禁政策。根源既在，海盗就是禁不绝的，一味打压只能令双方进入全面的武装对立状态。

“我能用欺骗的手段，骗取他们的帮助，用他们的鲜血，染红我的前程吗？”

夏浔轻轻地摇了摇头，他和许浒有个约定，他不想做一个食言而肥的小人。

那天，在双屿岛上，许浒下令处死他的时候，他真的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苏颖把他押到龟背崖后，却把他关进了一个秘密的洞穴，叫人守在外边，并没有处死他。

许浒进了山洞，开门见山，头一句话就是：“我对你提的那桩买卖很感兴趣，不知道你打算怎么交易，出多少价钱？”

如果纯粹依照武力的强弱和手下的多寡来推举老大，那么双屿岛应该是雷晓曦做

大当家，许浒和苏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雷晓曦就已经跟着父辈踏波斩浪、纵横四海了。但是雷晓曦嗜杀成性，不大守规矩，这一点为苏老帮主所不喜。

而许浒则不同，他父亲是一员儒将。元末群雄争霸，张士诚这支人马是最受读书人推崇的，当时许多文人都加入了他的队伍，像罗贯中、施耐庵这些文人，都曾在张士诚手下做过事。许浒的父亲就是当初投军的一个文人，因为在军事上颇有见解，渐渐成为苏将军身边的智囊。

许浒为人性情与其父酷肖，所以苏老将军临终的时候，把大当家的位置传给了性情沉稳、少年老成的许浒。当时三位老当家都是先后刚刚过世，小辈们刚刚接掌权力，雷晓曦纵然心里有些不舒服，也没有动什么歪脑筋，可是这十多年下来，大家开始各存心思了。

苏颖一直兼着断事堂的差使，主管双屿岛的刑狱之事，此外就是照顾率领当年直属于父亲的那些老部下，从不招兵买马吸纳新血，对权位一直没什么兴趣。而雷晓曦却利用他在海盗伙中的威望，不断扩充势力，虽然位居许浒之下，他的实力却始终压许浒一头，全靠苏颖这个三当家在，合二人之力，才能压制着雷晓曦。

楚米帮派军师来招揽许浒入伙的时候，雷晓曦当着外人的面公然表态支持，这可不是一个老江湖该有的作为。其行为几近于逼宫了，许浒当时就很不悦，而当晚楚米帮的人又悄悄摸上了滩头，若非发现及时，险些酿成大祸。

双屿岛周围礁丛林立，水情复杂，没有内奸，外人的船是很难摸得进来的，于是许浒对雷晓曦起了疑心。他并不能确定雷晓曦就是那个内鬼，但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就必须得先避避这位二哥了。

他对苏颖是绝对信任的，所以他让苏颖行刑，而且地点就选在龟背崖。这句话，涉及一个只有他们两人才知道的秘密：许浒刚刚接任大当家职位的时候，曾经下令处死一个触犯了帮规的人，按照帮规，那人必死，可是那人是追随他父亲多年的老部下，曾经两次在战场上救过他爹性命。

他想放那人活命，当时就是找了苏颖帮忙，龟背崖是苏颖的地盘，她想动点手脚容易得很。最后就是由苏颖把他父亲的那个老部下藏了起来，秘密送出了海岛。如今他旧话重提，苏颖又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彼此的脾气、秉性非常熟悉，如何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夏浔就被藏了起来。

他和许浒秘密达成了约定，他说服李景隆与双屿岛合作，共同对付楚米帮乃至陈祖义，可眼下看来，李景隆不仅不肯答应许浒开海通商的要求，甚至除了招安之外的一切合作方式都不同意。铁铉更不用说了，此人疾恶如仇，根本不赞同这种权宜变通，在他眼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绝对没有灰色地带的存在。

没有他们的赞同，夏浔如何促成这互惠互利的合作？

苏颖本来气鼓鼓地坐在那儿，可是夏浔思考的时间长了一点儿，百无聊赖的苏颖渐渐注意到了夏浔的表情。他眉头时而紧紧拧起，好像一个疙瘩；时而轻轻蹙起，又好像一个“川”字。有时眉梢一挑，似乎若有所得；有时轻轻挑动两下，带着一丝狡黠。

苏颖一向粗枝大叶，从来没有注意过一个男人仅仅是一弯眉毛就能有这么多的变化，不禁感兴趣地研究起来。她看到，这个男人的眉毛轻轻地弯下去，然后慢慢向中间靠近，两边嘴角也同时向上勾起，笑里带些坏……

苏颖的眼睛马上亮了：“他有主意了？”

“我想到一个主意。”

夏浔慢吞吞地道：“不过，这需要你和许大当家的配合。”

苏颖冷冷地道：“那位国公不答应，你一个跑腿的小官儿能做主？”

夏浔微笑道：“何必妄自菲薄，有时候，小人物也能创造历史。”

苏颖睨了他一眼：“你说说看。”

夏浔道：“想要开海通商，那是对牛弹琴，想都不要想了。我现在只能答应你，尽量保全你的双屿岛，除掉楚米帮，甚至搞垮陈祖义，这对你们也是有莫大好处的。你们只需顺水推舟，成全了朝廷，却也借助了朝廷的军力，没有什么损失，何乐而不为？”

说完，他便把自己方才所想的策略详细地说了一遍。苏颖沉吟起来，站起身，在房中慢慢踱着步子，眼神飘忽，似在斟酌。

突然，她身形一转，仿佛一头母豹，猛地扑向夏浔，肘弯一翻，一柄不知何时被她握在手中的锋利短匕亮了出来。

肘弯一抵将猝不及防的夏浔撞翻在炕上，全身扑了上去将他紧紧压住，短匕的锋刃横在他喉下，恶狠狠地道：“王八蛋，你想敲诈老娘的双屿岛？！”

夏浔一惊之后迅速定下神来，也不反抗，只是冷冷地道：“双屿岛？双屿岛有我想要的东西吗？”

他目光微沉，盯着触在胸前的那沉甸甸的两团饱满柔软，似笑非笑地道：“如果是三当家胸前的这对宝岛，在下也许有些兴趣。”

“噗！”

被凶悍如豹的苏颖用膝盖狠狠一撞，胯下挨了一记狠的。夏浔的身子登时佝偻起来，整个人蜷缩在炕上，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你胆子不小，敢调戏老娘的，你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苏颖手腕一颤，手中短匕带着一溜闪光腾空翻转一圈，又准确地落在她的手中，抵在夏浔的后脑处：“给你放点儿血，看你还敢不敢占老娘的便宜！”

夏浔痛苦地呻吟道：“你……长的是猪脑子吗？如果……我对你怀有歹意，你想

我会一个人回来吗？当我重新回来时，早就……带了大批官兵来了。”

苏颖撇撇嘴，得意地道：“你当我傻吗？真是一个人随你前来，傻啦吧唧地等在这儿？哼，你人还没进巷子，我就知道你回来了，如果你真带兵来，连我的影儿也休想见到。”

夏浔喘匀了气，慢慢放松了身体，说道：“好吧，就算这不能证明我的诚意，至少可以证明我没有恶意吧？”

苏颖道：“你们当官儿的一肚子弯弯绕绕，谁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也许你是放长线钓大鱼，就是为了兵不血刃，诈取我的双屿岛呢？”

夏浔无奈地道：“那我们没法儿谈了，你回你的双屿岛，一面应付陈祖义和楚米双盗，一面准备应付朝廷水师的围剿吧。曹国公剿匪成或不成，关我屁事，我一个小小的锦衣卫总旗，听命行事就行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操的哪门子闲心？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啊……”

苏颖迟疑了一下，说道：“爬起来，别装死！”

夏浔耍赖道：“要杀要剐由得你，还要怎么样？”

苏颖咬咬唇，倒转刀柄，没好气地在他腰窝上狠狠捣了一下，喝道：“叫你起来就起来，哪那么多废话？”

夏浔疼得哎哟一声，知道这女海盗下手没有轻重，只好坐了起来。

苏颖收回短匕，睨他一眼道：“以双屿岛为饵，这个，我做不了主。”

夏浔摊手道：“我只是告诉你我的计划，我有说要你答应下来吗？你安排一下，让我去见许大当家，我跟他讲。”

苏颖在房中又踱起了步子，过了半晌，她忽地站定，瞪起一双杏眼，对夏浔恶狠狠地道：“你记着，如果你骗我，我一定亲手剜出你的心来，把你做成人肉干粮！”

在苏颖的安排下，夏浔藏身于一艘货船，再度来到了双屿岛，仍是龟背崖下的那座山洞，他和许浒再度见面了。

许浒听夏浔将来龙去脉仔细说了一遍，狐疑地道：“李景隆不接受我们的条件，这我已经想到了，让你一试，本来就只有一半的机会成功。我没想到的是，不答应我们的条件也罢了，明明是一件对他也很有利的事，我若不接受招安，他联手对付楚米帮、陈祖义都不肯，未免太蠢了些。”

夏浔道：“那也未必，站在你大当家的位置上，考虑的当然是你们的切身利益，站在曹国公的位置上，同样也有他的考虑。答应合作，那他颜面何存？做官的，总有做官的体面，再说，不试一试，曹国公怎么就知道，他对付不了东海群盗？”

许浒微笑道：“可你似乎认定了，他剿杀不了我们。”

夏浔摇头道：“此言谬矣，我不是认定他对付不了你们，而是认定他剿灭不了海盗。就算他能把你们、楚米帮甚至陈祖义统统剿杀，用不了几年，海上也能重新崛起其他的海盗团伙，所作所为，甚至比你们还要不堪百倍，何苦来哉？”

许浒蹙眉道：“杨总旗，依照你的计划，你在其中可是寸功不立，一切功劳都是他李景隆的，在我们这边，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夏浔道：“东海剿寇，接旨的是曹国公，立下任何功劳，都是他曹国公的，就算我表现如何出色，想要让上面知道，也全在他曹国公一支笔，他如果不想写，我照样寸功不立，难道我越过他去向皇帝揽功？这是官场大忌，相信就算在你双屿岛上，也没有哪个小头目愚蠢到越过二当家、三当家，向你邀功讨赏吧？”

许浒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徐徐说道：“你还没有告诉我，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李景隆不答应，你大可留在他的行辕，安分守己，没有任何风险，何必出头露面，担此凶险？”

夏浔道：“还是为了功业！”

许浒疑道：“此话怎讲？”

夏浔道：“把你双屿岛逼得走投无路，被迫加入四处作恶的陈祖义盗伙，那是功还是过呢？一山不容二虎，保住你这还算是盗亦有道的双屿岛，就能抑制东海流寇的崛起；借助你们的力量铲除无恶不作的楚米帮，沿海数省百万民众都要受惠，这不是功吗？大丈夫立功业于世间，一定要得到朝廷的褒奖与嘉勉才叫功业？我杨某人做事但求对得起天地良心，何必在乎那么多？”

“好！”

苏颖击掌赞道。许浒瞟了她一眼，苏颖脸蛋儿顿时一红，讪讪地道：“我……我觉得他说的似乎有点儿道理。”

许浒咳嗽一声道：“杨总旗这番话，听着的确是义薄云天，令人感动，可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是做官的人，我实在很难相信你是出于如此无私的理由。”

夏浔微笑道：“可是我这个计划，你不能否认，对你有益无害。”

许浒眯起眼睛道：“怎么会没有？你要我以双屿岛为诱饵，此地一丢，我的根基就没了，谁知道你会不会搂草打兔子，连我们一起收拾了？”

夏浔道：“东海茫茫，海岛无数，海盗窃据的海岛，不止双屿岛一处。要说失了双屿岛，许大当家就如无根之萍，只能四海流浪，恐怕这话，许大当家你自己也是不信的。双屿岛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这里是倭夷盗寇必经之路，扼南北东西各路航线之要冲，乃海洋天险……”

许浒道：“你既然知道，就该知道它对我帮的生存何等重要！”

夏浔道：“许大当家，如果我不劝你主动放弃，那么你与楚米帮、陈祖义和朝廷